

人生百味

小时候,哪懂什么晒秋。只记得老屋屋檐下,玉米棒、老南瓜、红辣椒、萝卜、白大蒜等,或挂或堆或晾,满目鲜亮好看。黑黢黢的土墙老屋,常年烟熏火燎,我心底悄悄纳闷:这朴素老旧的屋子,竟藏着这么多好吃、好看的风物。

姑爷轻轻刮了下了我的小鼻梁,笑着说:“傻小子,只晓得嘴馋。等你长大了,才知道这些吃食来得不容易!”我听不懂他话里的深意,歪着小脑袋,怔怔地仰头望着姑爷。

种玉米的时节,姑爷每日一早开门望天色,便能预判当日晴雨。他把提前育好、已经冒芽的玉米苗,从自留地的育苗畦里用锄头小心起出,三五株为一窠,轻轻放进竹编大窠筐,再唤上姑姑,沿着上坡的小路,抢抓时令栽苗。往后,姑爷总要隔三岔五去玉米地巡查,拔除蒿苗、死苗,及时补栽新株,浇水粪、润田土,一整块玉米地才长得蓬荪勃勃。收玉米,老家叫“掰苞谷”,全靠人工劳作。等整片地里的苞谷全部采收完毕,姑爷的手臂上,布满玉米叶划出的一道道血痕。他却浑然不觉疼痛,收工回家,抿上一口自家酿的苞谷酒,滋滋有声,自在惬意。

沾着泥土的老南瓜,敦实厚重,一身灰土。年少的我跟在姑姑、姑爷身后,看

老屋晒秋

黎强(重庆)

他们用大箩筐、背篋往屋里搬运南瓜,总想上前搭把手,讨一句夸奖。可南瓜实在沉重,我用尽浑身力气,也只勉强挪动半寸。姑爷便对我说:“娃儿,别小看南瓜,它能抵家中三分口粮。”那时我依旧不解其中深意,嘿哟嘿哟地使劲,一不留神,南瓜脱手,顺着山坡滚下去,摔得四分五裂。姑爷却朗声大笑:“捡起来,晚上蒸南瓜鲊吃。”

屋檐下悬挂的红辣椒,红彤彤、亮堂堂,满眼喜庆。采摘辣椒时,姑姑和姑爷不让我下田,倒不是怕我弄坏椒株,而是新鲜辣椒辣味浓烈,怕我受不住。年少的我偏不服气,守着满满一窠筐新摘的青红辣椒,伸手拨弄。不多时,指缝浸满辣意,连小脸都烧得通红。姑姑见我窘迫,拉我到老井边,抓一把泥土揉搓我的手心和手背,再用清凉的井水冲洗。片刻之后,灼痛感消散,手上还留着井水清冽的气息。

晾晒的萝卜干,是姑爷每年必做的咸菜——“鸡冠子”。将萝卜晒至八九分干,滚刀切成弯翘的条块,提在手里,像公鸡头

顶鲜红的冠子一样。没读过多少书的姑姑,便给这道菜取名“鸡冠子”,乡土又鲜活,形神兼备。切好的胡萝卜撒上精盐、花椒,装入浸坛,淋入高度白酒封口。一道道工序落定,腌制发酵,便全权托付给时光。

开坛那日,一家人围在姑姑身旁。坛中“鸡冠子”色泽红润,鲜香扑鼻,惹人注目。姑姑笑着,知道今年的咸菜成了。她随手抓出一碗,切碎,拌上油辣子与葱花,端上老旧木桌。满屋子都是嘎嘣脆的咀嚼声,一家人围坐,吃得眉眼含笑,满心欢喜。

蒜薹炒肉,是姑姑的拿手菜;凉拌蒜薹,则是姑爷的看家手艺。老屋屋后地里的青蒜苔吃完,便到了采收蒜头的时候。清晨,姑爷扛起锄头,还给我配了一把小耢耙,带我一同下地。我原以为蒜苔清甜,收大蒜定然轻松,谁知挖蒜是件费力气的活计。姑爷攥住蒜秆向上一提,埋在土里的蒜头只微微松动。单凭拉扯拔不出,只能用锄头慢慢刨开泥土。我拿着小耢耙,在挖过的土窝里拾起遗落的蒜头,干得有模有样,劲头十足。

老屋的秋天,就这样攒满果实,盛满收成。玉米金黄,辣椒艳红,大蒜莹白,南瓜朴拙。各色作物错落铺陈在老屋门前檐下,层次分明。姑姑和姑爷一遍遍地端详,伸手摩挲饱满的玉米、敦实的南瓜,眼里满是欢喜与踏实。

秋日 (三章)

路璨荣(邯郸学院)

秋叶窸窣

“一叶知秋至!”
入眼最早的秋意,便是从一片片落叶上缓缓铺展而来。
大美中国,草木繁花是随处可见的风物盛景。尤其在乡野山水之间,秋日落叶带来的韵味,更让人久久难忘。
“秋风入庭树,半夜叶皆飞。”
老家院落里长着一棵梧桐树,阔大的叶片,是它最动人的景致,也为小院的时光,添满诗情画意。

记忆里,每一年的秋天,都由梧桐落叶率先报到。秋风与秋阳慢慢抽干叶片里的水分,梧桐叶变得干枯轻薄,微风拂过,便从枝头坠落,摇摇晃晃,似醉客漫步。上了年纪的祖父,总握着一把大扫帚,一下一下,唛啦唛啦,清扫庭院。
落叶满阶,是一幅静美的画卷,涌动着蓬勃丰盈的秋意。

倘若遇一场疾风骤雨,清晨推窗,满眼皆是零落的叶片。
一片一片,散落在院落各处,有的渐渐埋入泥土。偶有微凉秋风掠过,淡淡的清寂之感,随落叶漫入眼底,淌进心底。

“自古逢秋悲寂寥”,一片片落叶,最先捎来秋日这份清寂的诗意。
乡野多林木,树叶便是季节的镜子。从枝叶间,我们看见春日新绿,夏日繁茂,秋日肃清,还有冬日的沉静。

比起早早飘落的梧桐、杨树叶,柳叶更令人心生赞叹。它不会仓促凋零,而是在寒凉的环境里坚韧挺立。柳叶,是我心中最动人、最顽强的生命意象。
它们是春日里最早苏醒的草木,恰如诗中所写:“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待到深秋乃至初冬,柳叶才缓缓辞枝,亦有诗句印证:“霜下晓枫红历历,烟中寒柳碧凄凄。”
叶荣叶枯,是树叶的一生;
人有起落,是凡人的一生。
生机盎然之时,历经风雨洗礼,在高的枝头,承接清风,聆听鸟鸣,拥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凋零之时,以一场落叶之舞,装点季节,赋予世间灵动的风景与绵长诗意。
不必过分纠结生死,只需活在当下,活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一叶知秋”,“窥一斑而知全豹”。落叶片片,叶落沙沙,一场盛大的秋天,正踏着秋风,奔赴而来。

秋菊赏秋

秋天最美的容颜,绽放在一朵朵秋菊之上。
镌刻在秋日的画卷上,菊花,是动人的意象;
丰盈着秋日的篇章,菊花,是动人的风光。
如果说,听觉里的秋声,是蟋蟀、纺织娘、蛐蛐此起彼伏的鸣唱……
那么视觉里的秋之美,便是这一朵朵盛放的菊花。不是我凭空感叹,是繁花娓娓向我诉说:
是“轻肌弱骨散幽葩,更将金蕊泛流霞”的风姿,告诉我的;

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告诉我的;
是明代李流芳《秋菊图》里的意趣,告诉我的……
或散落在乡野,或栽种于庭院,一朵朵,一簇簇,一丛丛,一片片。各色秋菊之中,我偏爱金黄。

在传统文化里,黄色自带端庄高贵的气质,象征大地丰收。

倘若遇见一望无际的金菊,纯粹明亮的金黄,足以惊艳眼眸,撼动人心。

忆起乡居岁月,总爱在秋高气爽、云淡风轻之时出门漫步。村外旷野之上,野菊自在盛放,是一场温柔美好的相逢。相较于庭院、花盆里培育的菊,野菊多了几分自在野趣,这份天然的野韵,令人沉醉。

将身心安放于花丛之间,幻想化作蝴蝶、蜜蜂,或翩跹起舞,或采蕊酿蜜。置身菊海,满心欢喜安宁。

秋阳和煦,秋风舒爽,一路伴着秋虫鸣唱,与秋菊相伴同行,何其美好惬意,满是诗情画意。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藏着秋菊卓尔不群的风骨;
“晚艳出荒篱,冷香著秋水”,藏着秋菊清雅隽永的韵味;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藏着人们对秋菊的怜惜珍重。

秋菊,是一幅斑斓的画;
秋菊,是一首平仄有致的诗;
秋菊,是一曲悠长的岁月之歌。

秋菊啊秋菊,赏不尽无边风景,读不尽绵长诗意,品不尽万般美好。

秋虫听秋

听觉里的秋天,来自一声声秋虫的鸣唱。

蟋蟀的吟唱最为动人,蛐蛐、纺织娘次第和鸣,一场秋日听觉盛宴缓缓落幕,一曲秋日交响此起彼伏。

乡下,蟋蟀与蛐蛐是最常见的秋虫。蛐蛐通体翠绿,叫声吱吱不绝。大豆田、花生地,是它们最喜爱的乐园,也是滋养生命的沃土。饱食之后,便放声鸣唱,清亮的声响最先勾住耳朵,让人忍不住循声探寻。

蟋蟀通体乌黑,鸣音婉转悠扬,爱在玉米地里跳跃嬉戏。儿时,我们常自制工具捕捉蟋蟀。听虫鸣,斗蛐蛐,都是童年莫大的乐趣。

秋日集市常有蛐蛐与竹笼售卖。我常会买回一只,挂在阳台上。不为别的,只为日夜聆听这动人的秋声。

虫鸣从不扰人,反倒带来心底安宁。从阵阵鸣声里,感知秋天悄然降临。

“切切暗窗下,嚶嚶深草里”,秋虫鸣,是一首诗;
“蟋蟀,蟋蟀。啼向兰闺声急”,秋虫鸣,是一阕词;
“虫儿飞,虫儿飞”,秋虫鸣,是一曲悠远的岁月歌谣。

当然,秋日的声响,远不止虫鸣。还有秋风漫卷、秋雨淅沥、落叶飘零的声响……

一滴清露,晕染一重秋之意境;
一片落叶,铺展一抹秋之色彩;
一声虫鸣,点亮一枚秋的音符。
聆听秋虫鸣唱,体味秋的韵味,这不仅是一段诗情盎然的时光,更是心底对自然的向往,对田园生活的眷恋。
静听秋虫:
一声,唤醒耳畔
一声,醉了心田

雨夜

李宗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雨砸在警帽上,碎成更细的雨。他站在路口,疏导晚高峰最后的车流——其实车辆已稀疏

他依旧静立,像一棵

从制服里生长出来的树

根须扎进柏油深处

有人摇下车窗

道一声“辛苦了”

他轻轻摆手。雨水

顺着指尖垂落,成为

这座城市最纤细的一根脉搏

淬炼

王新宇(山东化工技师学院)

烈日操场熔铁光,汗珠砸地地震响。一二一,脚步踏碎铿锵,

一二三四,呐喊劈开迷惘。

队列横竖铸锋芒,

迷彩青春不彷徨。

当军姿撕破慵懒的网,每滴汗水都在浇筑——
荣我华夏,挺我脊梁。

心疼花

(外一首)

陈芊羽(南京市金陵中学仙林分校初一 4 班)

花瓣粉嫩嫩
像撒了草莓糖霜
叶片绿油油
露珠晶莹剔透
看了许久
风雨飘零了眼泪

它整晚佝偻着背
为你举起一束光亮
(指导老师:李佳琪)

台灯

夜色漫上书桌
笔尖埋进作业
一页又一页

看风雨要来了
男孩将花挖回家
笑着
把风雨关在门外
没几天

台灯

夜色漫上书桌
笔尖埋进作业
一页又一页

触碰月光

钟一鸣(广东)

月亮浑圆,像刚从夜的深井里捞起的一枚银币,还带着湿漉漉的凉意。它悬在半空,不高不低,恰好搁在阳台的栏杆边,仿佛伸手便能撮取,却永远差着一寸距离。我立在阳台上,夜风从远山坳奔来,穿过几条沉睡的街巷,越过几排静默的屋顶,最终落在我的肩头,裹着桂花甜香,携一缕若有若无的清寒。

风里浮动桂香,细细密密,好似有人在远方摇落一树树桂花,让香气顺着风的轨迹,一路飘到我的阳台。我数着桂花——是邻家老桂树送来的。一朵,落在栏杆;一朵,沾在袖口;还有一朵,轻轻栖在我摊开的掌心。可数着数着,桂花便成了归期。一朵,两朵,三朵……是三月的风,六月的雨,还是九月那场迟迟未至的重逢?我数不清,只觉每一朵桂花里,都藏着一份小巧而圆满等候。

风自远方来,携着凉意,也捎来远方的音讯。可它一言不发,只吹乱我的发丝,把流云揉成薄薄轻纱。云极淡,近乎透明,仿佛是谁向长空呵出一口气,再缓缓抹开。云絮缓缓游走,从月亮这一侧,飘向那一侧,如同舞台上一层若有若无的幕布。我望着云,云也望着我。望久了,便觉得这片云化作某人的眼眸,隔着整片苍穹,隔着绵长念想,遥遥静静,与我相望。这份念想,轻薄却沉,如同浮在水面的花瓣,轻轻漂着,却载不动万千心事。

忽然便想,此刻会不会有一个人,在另一座城抬首望月。那城,或许远隔千里,或

许近在同一片月色之下,只隔几条长街,几盏灯火,数重夜色。我无从知晓。可我忍不住遐想:倘若有人,正倚在窗前,或是站在巷口,或是立于开满桂花的山坡,同样抬眼凝望这轮明月,同样被月色静静笼罩。那么,我们的目光,会不会在月光里相逢?我们的思念,会不会在这银色的长河里悄然触碰?

这份触碰,一定极轻。轻如羽毛落向水面,漾开一圈细碎涟漪;轻如露珠自桂瓣滚落,在叶尖悬停片刻,坠下,融进另一滴露的心底;轻如你梦中一声轻叹,纵隔千里夜色,我依旧能够听见。这份触碰,又一定极暖。暖似冬夜里两盏烛火慢慢靠近,光影交叠,难分彼此;暖如两瓣被风吹散的落花,终在同一汪水面相逢,静静依偎。

我想象这份触碰的模样。或许是一道目光在月色相遇的刹那,如同两条深海里长途游弋的鱼,终于在珊瑚边擦肩而过。或许是两颗心在同一片月色里同步跳动,像两滴雨,落在同一片荷叶上,轻轻相触。或许是两座城里的两个人,同时伸手接住飘落的桂花,一同低头端详掌心那一点嫩黄花瓣——就在低头的一瞬,我们的思念,于月光之中,悄悄相逢触碰。

这一刻,月亮依旧浑圆,如一枚银币。但它不再冰冷,化作一只小巧温热的炉,将彼此的思念投入其中,炼作光,炼作暖意,化作漫天温柔月色。风依旧自远方而来,带着清寒,可凉意里生出温度,像有人在耳畔轻轻呵气。流光仍是薄纱,纱上却绣上了你

我相望的目光,一针一线,密密缝缀。

我站在阳台,继续数桂花。只是,我不再数归期。我数那些在月光里悄然相逢的思念,一朵,两朵,三朵……每一朵里,都藏着一个你。数着数着,我便笑了。我知道,在另一座城中,或许正有一人,同样在数桂花,数这份在月光下触碰的思念。而我们的念想,早已在漫天月色之中,轻轻相拥。



《雨后写院中景色》作者:石鲁 藏家:李其兵 供稿

锦里诗苑

秋天来信(组诗)

苏然(云南)

应该对秋天有所期待

踩着晨光和鸟鸣,来到郊外
岸边垂柳已备好柳絮迎接秋天
风吹着旷野,田野正走向落暮

应该对秋天有所期待
田边的稻草人披着露水
被我惊飞的鸟雀,牵着蝴蝶翩飞
节奏比形容词还要轻盈

每个人都是大地的儿女
每一棵树都值得去爱
群山互相牵引,阳光铺满山路
我对秋天充满期待

秋天来信

寒凉悄然而至,并日渐加深
山鹰的身影,带着闪电
逡巡在蓝得无边无际的天空
无尘的空气里,微风穿梭
落叶纷纷,一封封信笺
在回家的路上,悄悄流转

天空变得更加高远
云游变得更加含蓄
春天播下的种子
接纳了夏天的阳光后
成了秋天的主角
金黄的稻穗,正忙碌在
颗粒归仓的路上

至于问候语、祝福语
都已写进新米节的主持词
不必虚构,不用比喻
秋天的信笺不是凭空飞来的
那是勤劳的人们
从春天就开始酝酿
并经过夏天的修改调色
才寄出的家书

夕阳西下,秋天举着成熟的火苗

在村庄传递,被炊烟牵出的星子

照亮乡野故园里的收件人

又是一年风吹草动

秋天,在一些事物里
想起自己,在窗前读诗
并在一盏香茗里等待
又是一年,风吹草动
劲梭路边的绿化带
刚度过炎热的夏天
那些用来绿化美化的花花草草
有的开始泛黄,有的还在开花
现在是风吹草动的正午
阳光温和,鸟群未归
一只鹰在村庄上空盘旋
情节顺理成章,当群山如潮
灌木林里的鸟雀,像落叶纷飞

下一个路口见

钟开利(四川)

行走在经纬交汇延伸的路上
看得见是一种境遇
触不到是另一种悒悒
路的尽头,还是路

身影融进苍茫之前
我看见侧身弯腰的地
被一缕阳光轻轻裁割
斑马线,只是红绿灯的帮手

镜头定格的一瞬间,被设备
反复留存。或远或近的距离
选择,却是含糊的托词
目光,像针深深扎进闹市的腹地

摄像头在画面外缓缓转动
被秋日风景牵动
用一生的时间咀嚼喧嚣的人流
趁我们尚且拥有自身的价值

今世,我只为一个名字按下暂停

若下一个路口,相逢被规则划定

就让我们徘徊于见与不见之间

都在秋天涌来

熊伟(四川)

不用说,柿子
在疏枝挂起灯笼,高粱
在红穗间窖藏醉意,河水
驮着菱角上岸。只要一穗谷粒
弯下腰,整个秋天就压了下去

也不用说,芦花
把长风送还堤岸,枫叶
把薄雾交还山谷,候鸟
扇着余音飞向南方,偏偏
一行大雁,几笔就写尽千年

我只说,五十个秋层叠
一齐涌来,起伏、去留、取舍
还有瞬间的心跳。是秋天
调转了目光,改换了倾听的方向
以及心底确认的去路

稻田院

曹剑雄(湖南)

若是用来想念
时光便总嫌太短
若是只用来欢聚
便是世间最好的光景

在稻田院
过一份原始又纯粹的生活
栽种稻谷、蔬菜与瓜果
饲养鸡鸭,放养游鱼
与心意相投的人
消磨闲谈的午后
悠长,又缓慢